

最具政治智慧的政商小说

掌舵2



欲成大事业，必先参透掌舵艺术

龙在宇◎著

做官、做事、做人，都得讲究政治智慧
人生如棋局，能识局者生，善破局者存，掌全局者赢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人民出版社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ON GROUP | FUJI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掌舵²

欲成大事业，必先参透掌舵艺术

龙在宇◎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FUJI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掌舵 . 2 / 龙在宇著 . —福州 : 福建人民出版社 , 2014.7

ISBN 978-7-211-06985-9

I . ①掌… II . ①龙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71292 号

作 者 : 龙在宇

责任编辑 : 林 顶

掌舵 2

ZHANGDUO 2

出版发行 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人民出版社

电 话 : 0591-87533169 (发行部)

网 址 : <http://www.fjpph.com>

电子邮箱 : fjpph7211@126.com

微 博 : <http://weibo.com/fjpph>

地 址 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

邮政编码 : 350001

经 销 : 福建新华发行 (集团) 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: 28

字 数 : 420 千字

版 次 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211-06985-9

定 价 : 3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, 影响阅读 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版权所有 , 翻印必究

写给在残酷世界中
期望依靠智慧获得成功的人们

第一章 舆情危机

杜林祥说：“咱们老家的人，死后都是土葬，谁也不愿去火化。出殡的时候有领导在，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？没准儿哪天就有人举报，说某某领导身在现场，明知有人违反政策搞土葬，却不闻不问。送个花圈表达心意，就很好了！”这正是杜林祥的过人之处——心思缜密，精于人情世故，还能随时为“朋友们”考虑。

- 1 领导们要来出席葬礼，却被杜林祥婉言谢绝 2
- 2 先抛出一个明知对方不会接受的条件，借此预留谈判空间 8
- 3 抓一个人，是为了让其他人不再提心吊胆 17
- 4 真话与假话之间，还有一种模棱两可的话 25
- 5 留住人才，就得靠票子与位子 34
- 6 从来不缺冲锋陷阵的猛将，能领袖群伦的帅才却不常见 43

第二章 狭路相逢

万顺龙呢，有识人之眼光，也有用人之魄力，但没有容人之度量。但凡是个人才，一定优点、缺点都突出。万顺龙只想用人家的优点，却不愿包容别人的缺点，那怎么行？到头来，他手底下的人，全是些没有棱角的家伙。执行力没的说，创造力谈不上。

- 1 不当大官，如何干大事 56
- 2 但凡是个人才，一定优点、缺点都突出 69
- 3 一个人越是怀才不遇，越会对提拔他的人感恩戴德 75
- 4 要观察一个人的做事风格，最好去看他在酒桌上的表现 82
- 5 谷伟民身为江湖老手，为何一出招就犯下兵家大忌 92

6 掏空上市公司的“五字诀” 97

7 向来低调的万顺龙，忽然显摆起与省长的关系 107

第三章 各显神通

有一把手的权威，又有那些分享到利益者的大力拥护，吕有顺只得表态同意。以前的领导小组，除了吕有顺这个组长，压根就没设副组长，如今冒出来四个副组长，论级别还都是市领导，一言九鼎、独掌大局的好日子，注定要和吕有顺说再见。事件落幕后，有些官场老人评价，比起吕有顺，陶定国更懂得权力的真谛——权力的本质就是利益分配，它的最高境界是分享，最大忌讳是独占。

1 君子好色，取之有道 116

2 权力的本质是利益分配，它的最高境界是分享，最大忌讳是独占 123

3 做生意就像谈恋爱，有时不能过于主动 132

4 朋友之间也得讲规矩 144

5 能编谣言的，都不是一般人 156

第四章 抢壳大战

两人对阵，强弱分明。这时，强者如果处处谨慎，步步为营，绝不轻易出杀招，弱者反而没有赢的机会，还会因为实力的悬殊被活活耗死。相反，强者若是招招凌厉、剑剑封喉呢？弱者纵然狼狈不堪，但强者自己终究也会露出破绽。就像足球比赛，强队不大举压上，弱队怎能打出一击致命的防守反击！

1 大佬之间的见面，都是有讲究的 168

2 观澜湖高尔夫球场上的交锋 176

3 情场里也暗藏兵法韬略 183

4 心若安处，便是故乡 192

5 强队不大举压上，弱队怎能打出一击致命的防守反击 202

第五章 联手做局

万顺龙无奈地摇摇头：“退吧，退吧。不退又能怎样？证据都捏在杜林祥手上，硬撑下去，人家可不会再这么客气。”孙兴国有些懊恼：“这么多年的朋友，姜省长就不能帮咱们一把？”“幼稚！”万顺龙呵斥道，“水涨船就高，水浅暗礁多。无论官场、商场，真正的强者只会和赢家做朋友。这一局咱们输了，所以不配有朋友。”

- 1 为了报答知遇之恩，自己真的已丧失底线了吗 210
- 2 故意卖个空子，实则是把对手引进设好的埋伏圈 216
- 3 无论官场、商场，真正的强者只会和赢家做朋友 222
- 4 谈判桌上，时间也是一种成本 231
- 5 贺老不收钱，就说明他不会尽全力去帮我们办事 239
- 6 城楼上被绑的是田雨而不是秀芹，李云龙还会开炮吗 247
- 7 越是后发制人，越要洞察先机 254

第六章 宝剑出鞘

杜林祥说：“你只想当个职业经理人，可以讲自尊心，但当老板，就别讲什么自尊心。比如诸葛亮可以有自尊，你不三顾茅庐，老子就不出山。但刘备能讲自尊吗？当然，做上皇帝之后，刘备可以讲自尊了，毕竟那时有实力了。厚黑学、厚黑学，厚在黑前啊！脸皮厚的人，比心肠黑的人，更难对付。”

- 1 赚钱只是技术，藏钱才是艺术 264
- 2 厚黑学、厚黑学，厚在黑前啊 277
- 3 杜林祥又玩起互为牵制的老把戏 284
- 4 资本市场愿意为美好的故事埋单 291
- 5 大棒无法接受，可胡萝卜又不忍拒绝 306
- 6 从徐浩成口中，杜林祥终于知道了新任省委书记的确切人选 319

第七章 高手过招

看到儿子一点就通，杜林祥颇为欣慰，他最后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下面有几个山头不要紧，身为一把手，可以去平衡各个山头的利益，但有一点是大忌，那就是领导者划出个小圈子，自己去占座山头。蒋介石为什么失败？不是因为国民党内派系林立，而是因为他身为领袖，不去平衡各派系势力，反而自己成了黄埔系、浙江帮的老大。如此一来，把自己封闭在小圈子里，其他派系的人，还会把他当成真正的领袖吗？”

- 1 下属明知谜底，却还要循循善诱，让上司揭晓答案 330
- 2 领导的考察行程，大有学问 337
- 3 世间哪有什么规矩？唯一的规矩，就是由强者制定规矩 344
- 4 领导者身边没有亲信，所有下属就全是你的亲信 354
- 5 大官出行，下面一定是“四大天地” 361
- 6 在贺之军的棋局中，吕有顺不过是一枚无足轻重的棋子 374

第八章 以退为进

“这个担心大可不必！”杜林祥笑起来，“有一个难题困扰中国人几千年，到现在也没法儿解决，那就是实力相当的两人联手后，究竟谁听谁的？赖敬东太强，宋金池偏弱，两人勾结自然是宋听赖的。而赖敬东和徐浩成之间，谁也不甘受谁的指挥，所以注定无法联手。”

- 1 向领导汇报工作时，不妨准备些废话 386
- 2 考虑再三，杜林祥决定中止上市 396
- 3 正是因为担心有朝一日会去求徐浩成，才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 404
- 4 越是去求人，越要端起架子 416
- 5 在报上留些负面新闻，反而制造出正面效果 427
- 6 实力相当的两人联手后，究竟谁听谁的 433

第一章

輿情危机

杜林祥说：“咱们老家的人，死后都是土葬，谁也不愿去火化。出殡的时候有领导在，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？没准儿哪天就有人举报，说某某领导身在现场，明知有人违反政策搞土葬，却不闻不问。送个花圈表达心意，就很好了！”这正是杜林祥的过人之处——心思缜密，精于人情世故，还能随时为“朋友们”考虑。

◎ 1 领导们要来出席葬礼，却被杜林祥婉言谢绝

文康市兴龙县状元乡的杜家院子，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。

状元乡位于三县交界之地，崇山环抱，交通闭塞，是个冷落偏僻、荒凉贫瘠的地方。据说早些年间，乡里曾出过一位状元，状元乡便因此得名。但这种说法只是民间传说，在县志上得不到任何印证。根据县志记载，整个兴龙县，几百年间就出了一位进士。比起状元，还差得远！

不过近些年，状元乡倒是出了位大人物，那便是杜林祥。那个当年在田埂上光着脚丫子飞跑，在山坡上割草、放牛的杜三娃，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。在省城河州，到处能瞧见他开发的楼盘，连全省第一摩天高楼，也是他投资兴建的。发达后的杜林祥，为乡里做了很多事。希望小学，敬老院，还有好几条公路，皆由他捐资修建。

三天前，杜林祥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过世。

杜家那所气派的宅院，一片素白，仿佛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刚刚降临。大门口用松枝白花扎起了一座牌楼，两只石狮的脖子上也扎上白布条。长长的招魂幡挂在打谷场的旗杆上，被晚风吹着，一会儿慢慢飘起，一会儿轻轻落下。打谷场正中搭起一座高大的碑亭，碑亭四周燃起四座金银山，一团团浓烟夹着火光，将黄白锡纸的灰烬送到空中。

天色慢慢黑下来。正屋已被布置成一个肃穆的灵堂。黑漆棺材摆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幔帐后边，灵堂正中一个醒目的“奠”字，“奠”字下是杜老太爷遗像。这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，慈眉善目，面带微笑。遗像正下方的木桌上摆着供果、香炉。灵堂里，只见香烟袅袅，不闻一丝声响。

过一会儿，一位年迈的僧人领着十多个和尚鱼贯进入灵堂。他们先朝着遗像合十鞠躬，然后各自分开，在黑漆棺材的周围坐下来。一记沉重的木鱼声后，和尚们便同时哼了起来。许多个声音——清脆的、浑浊的、低沉的、激越的、苍老的、细嫩的——混合在一起，时高时低，时长时短。谁也听不清他们究竟在哼些什么，既像在背诵经文，又像在唱歌。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，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绸缎，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，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。换香火、剪烛头、焚纸钱、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，却又都蹑手蹑脚。

又过了半小时，杜林祥领着兄弟姐妹走了进来。依照风俗，开孝仪式要逝者的亲人围着棺木转圈行走，一直到凌晨。在前方僧人带领下，杜家人一圈又一圈地围着棺木行走，每走几步便要鞠躬作揖。刚走了几圈，老五杜林阳便有些吃不消。他低声说：“都什么年代了，有些繁文缛节可以改一改。”

杜林祥没有说话，只用阴冷的目光扫了一眼。五弟讨了个没趣，只得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。

灵堂四周摆满了花圈，杜林祥不时也会用余光瞟一眼。从文康市委书记赵晓东到某大型银行洪西省分行行长张清波，厅级干部送来的花圈，少说也有十多个。尤其是灵堂中间的两个花圈，落款分别是陶定国与吕有顺。这两人可是省城河州的党政一把手，官居副省级。杜林祥又看了一眼父亲的遗像，心中默念道：“爹啊，我这个当儿子的，也算给您争光了！”

快深夜一点了，开孝仪式结束。大部分人已经散去，只剩下山里的蛙声和虫鸣。大山里的村庄彻夜闪烁着灯火，第二天是老太爷出殡下葬的日子，杜家人要在这里彻夜为父亲守灵。

杜家老大打着哈欠说道：“咱爹的丧事，办得够风光了。那么多人来吊孝，停的汽车都快把村口坝子挤爆了。”老大一辈子都跟父母住在状元乡，

没能像弟弟那样，出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杜林祥排行老三，上面还有个二哥，只可惜年少夭折。大哥比杜林祥年长近十岁，因长年劳作而显得苍老，两兄弟看上去，仿佛差着辈分。

“这算什么？”搭腔的是四弟杜林斌，他虽然也披麻戴孝，却跷起二郎腿在细细地品茶，与其说是个孝子，不如说是个茶客。老四杜林斌与老五杜林阳，如今都在杜林祥的企业工作，比起一辈子在乡下的大哥，自认为见多识广。他略带遗憾地说：“文康还有省城河州的许多领导，都说要来给老爷子上一炷香。吕市长、张行长都打了好几个电话。可三哥说送了花圈，就已经够意思了，死活不要人家过来。要这些大官都过来了，那叫一个气派！”

“你懂个屁！”杜林祥对这两个弟弟真有些不耐烦。本事不大，架子倒不小。公司里的人，都像避瘟神似的躲着他俩。没办法，谁叫是亲兄弟呢，总不能撵人家走。更何况，两人虽然才具平平，一副忠心却是外人比不了的。

杜林祥说：“咱们老家的人，死后都是土葬，谁也不愿去火化。出殡的时候有领导在，不是给人家找麻烦吗？没准儿哪天就有人举报，说某某领导身在现场，明知有人违反政策搞土葬，却不闻不问。送个花圈表达心意，就很好了！”

这正是杜林祥的过人之处——心思缜密，精于人情世故，还能随时为“朋友们”考虑。

儿子杜庭宇听了这一席话，受益匪浅。他越发崇拜自己的父亲，脱口而出道：“爸，你看事情就是比别人深！”接着，他又低声说：“这次回来奔丧，我能不能不走了？”

“不行！”杜林祥斩钉截铁地说。

杜庭宇在海外留学多年，毕业后靠着吕有顺的介绍，在新加坡的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工作。不过，他却总吵嚷着要回河州，跟父亲一起打拼。杜林祥心里也是指望子承父业，却又怕儿子过早加入自己的企业，成为养尊处优的太子爷，得不到锻炼。

后来，他同意儿子回国，但在进入纬通集团之前，还得经历一番磨炼——先自己开家街边店，做点小生意，再去广东一家工厂当工人，最后去北京干一段时间推

销员。

离开了跨国企业的海归硕士杜庭宇，如今正在东莞一个家具厂当工人。他的顶头上司，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打工妹。杜庭宇借着奔丧的机会，琢磨着提前回到父亲身边，没想到被杜林祥断然否决。

到了下半夜，灵堂中更静了。有人靠在椅子上打盹，杜林祥则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。

天终于亮了，太阳照射着大山里的状元乡。伴随着鞭炮和锣鼓声，杜老太爷的棺木被众人抬起，绕着村子到后山入土。当地人有风俗，下葬要走通车的大路。因为全村的村民都要为他送行，每家每户都要在门前放鞭炮，所以大队人马要走两公里才能到下葬的后山。

官场里的朋友被杜林祥婉拒了，可还有商场上的伙伴以及公司众多的员工，送葬的队伍足有好几百人，杜家老大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最前面。曾有乡亲说，干脆就让杜林祥抱遗像，结果被他一口回绝。长幼有序，大哥就是大哥，杜林祥有天大的本事，回到家里还是三弟。

墓地是风水先生精心挑选的。据说这里三山合围，藏风聚气，尤其是西面的山峰高大挺拔，东面的小山丘地势缓落。风水先生说，西面的山是“左青龙”，东面的山是“右白虎”，“宁可青龙高万丈，不可白虎乱抬头。西面的山比东面的山高，实乃大吉之地。”

风水先生特别叮嘱，此地阴凉潮湿，所以要在墓穴中摆上厚厚的一层纸钱。下葬前点燃纸钱，既为老太爷的阴宅祛祛潮气，也可让后代子孙的运势越烧越旺。

就在坑中燃起熊熊大火之际，杜林祥失声痛哭起来。他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。此刻，他不再是叱咤风云的企业家，不再是那个在公司里说一不二的商界强人。他就是杜三娃，一如当年依偎在父亲怀里撒娇的时候，或者是因为淘气，被父亲拿着竹竿满村追打……

接下来，杜家人还在村中准备了丰盛的坝坝宴席。几十张桌子摆在村中心的广场上，桌上的菜肴，全是地道的农家菜。

从后山回来的路上，杜林祥擦拭着脸上的泪水，心绪逐渐平静。公司副

总裁林正亮与行政总监高明勇等企业高管跟在身后，好像老在低声说着些什么。杜林祥很心烦，回头问道：“你们在嘀咕什么？”

两人面面相觑，最后林正亮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！”杜林祥没好气地转过头，继续朝前走去。

妻子周玉茹也在队伍中，江小洋则一直在旁边搀扶着她，还不停地劝说：“姐，你不要太伤心！”

江小洋的确很会打扮。一双纯白色的休闲鞋，一套黑色运动服，左胸口处还有一个醒目的白色耐克标志。黑白相间的搭配，很适合这种场合，但比起那些沉重压抑的正装，一身运动服又显得不落俗套。

杜林祥不由得想起几天前与江小洋发生的事，心中怅然若失。随即他又自责起来，还在心中狠狠地骂自己：“父亲的葬礼刚结束，怎么能动这些脑筋？”

坝坝宴即将开席。作为杜家人的代表，杜林祥要上台讲话，感谢前来出席葬礼的亲友。秘书昨晚专门为他准备了讲稿。杜林祥正在台下低头看稿子，为几分钟后的讲话做准备。身边的林正亮、高明勇却还在嘀咕个不停，而且脸色越来越慌张。

杜林祥彻底火了：“你们俩今天到底有什么屁事？”

高明勇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林正亮呆呆地摇着脑袋。杜林祥恶狠狠地瞪了两人一眼，转身走向讲台。

这时，纬通集团常务副总裁安幼琪快步走了过来。她拦住杜林祥，低声说：“把稿子给别人吧。林阳、林斌两兄弟，谁都可以去讲。你现在得跟我们回河州。”

杜林祥很是诧异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安幼琪说：“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路上边走边说。”

杜林祥简直出离愤怒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，我能说走就走吗？你安幼琪自以为和我有特殊关系，就能对我发号施令？

安幼琪并不在乎杜林祥神情的转变，她转身对杜林祥的秘书说：“把讲话稿给别人吧！”

秘书不得已点头答应。杜林祥气得满脸通红，却又不便发作。大庭广众下，当着老婆、儿子的面，总不能和情妇大吵一架吧？

杜林祥铁青着脸，跟在安幼琪身后追问：“到底什么事？”

安幼琪语气很急：“河州冶金厂那边出事了，是大事！”

一听河州冶金厂出了大事，杜林祥心中的怒火消减了一大半，并不自觉地加快脚步。林正亮、高明勇也紧紧跟在后面。

纬通集团的数名高管，分别钻进三辆轿车中，飞驰着离开了坝坝宴现场。

◎ 2 先抛出一个明知对方不会接受的条件，借此预留谈判空间

坐在奔驰 S600 宽大的后座上，杜林祥焦躁不安地问：“冶金厂到底怎么了？”

安幼琪回答说：“工人闹事。从早上一直闹腾到现在，砖头与铁块齐飞，连防暴警察都冲不进去。”

“怪不得林正亮与高明勇一上午都在我背后嘀嘀咕咕的。”杜林祥喃喃自语道。停顿了几秒钟，他又语气严厉地责问：“为什么一直不给我报告？”

安幼琪说：“今天是老太爷出殡的日子，大伙都不敢来打搅你。我也是听说事情越闹越大，迫不得已才告诉你的。”

安幼琪接着说：“我们派去冶金厂的总经理陶雪峰，一大早就打电话求救，说被一群工人殴打。半小时前再打电话过去，连人都联系不上了。”

杜林祥的心情愈发沉重。他目光呆滞地盯着窗外，心绪却早已飞回了河州。

河州冶金厂是一家有四十年历史的老牌化工企业。半年前，杜林祥通过并购将其揽入怀中。

河州冶金厂曾是洪西省的明星企业，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，企业登陆上

交所，成为全省首家冶金行业上市公司，一时风光无限。可上市半年后，企业爆发腐败窝案，管理层几乎集体沦陷。此后企业经营状况逐年下滑，陷入困境。

来自南方的一位资本玩家谷伟民，五年前收购了河州冶金。谷伟民对于冶金制造一窍不通，他所看重的只是这家上市公司的壳资源。入主河州冶金后，谷伟民便一门心思玩起资本大挪移的游戏。经过一系列的洗壳运作，冶金主业被从上市公司中剥离，河州冶金变身为一只科技题材股票，并被更名为伟民机电。企业的总部，也从河州搬去了上海。

近几年，伟民机电在资本市场不断上演分分合合的大戏，看得外界眼花缭乱。然而原来在河州的生产基地，却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。企业愈加艰难，工人们经常几个月领不到工资。

谈及这段历史，河州市长吕有顺总有一股锥心之痛。他曾在私下场合说过：“当时的领导，根本不懂经济，更没有意识到一家上市公司的壳所蕴含的巨大价值，让谷伟民把河州人当傻子一样玩。好处全让他拿走，最后还扔下一个烂摊子。”

上市公司的壳已经让谷伟民拿走了，剩下唯一值钱的，就是厂区的土地。河州市政府牵线搭桥，让杜林祥的纬通集团从谷伟民手中买来河州冶金厂，并在这块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。

当初的设想是，冶金厂整体搬迁至市郊工业园区，原址上开发高档小区。买下冶金厂的价格还算优惠，但政府也给杜林祥提出一个条件——解决好厂里一千多职工的就业问题。

搬迁工作业已启动，没想到此时竟横生变故！

车队驶入河州市区，心急如焚的杜林祥让驾驶员不要顾忌红绿灯，以最快速度冲向紧邻河州冶金厂的大冶宾馆。河州市公安局等多个部门，已在宾馆内建立起处置此次事件的临时指挥部。

杜林祥快步走进宾馆会议室，市委常委、市公安局局长唐剑却面露不悦：“杜总，这可是你的企业在闹事！一大早就跟你联系，你却姗姗来迟。”

坐在一旁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出来打圆场：“杜总也是有特殊情况，他家老